

第
12
卷

徐訏文集

上海三聯書店

第 12 卷 · 散文 ·

徐訏文集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 录

骆驼与蠢马	1
野熊与家熊	11
一只美丽鸟儿的故事	20
胡 髭	30
画眉的故事	40
镜子的疯	47
“专一”与“永久”	53
光荣与死	56
猪肉的价值	62
阿大、阿二与阿三	72
无刀之乡的“蛙刀”	77
帽子的哀荣	83
老虎的“黑手”	89
文学家的脸孔	94
《成人的童话》后记	98
鲁森堡的一宿	109
蒙摆拿斯的画室	114
决 斗	126

结婚的理由	137
英伦的雾	147
住的问题	165
病	171
我的照相	178
太太的更正	183
避暑	191
上学	195
寻病记	202
看艺术展览会	206
妹妹的胖病	210
《传杯集》序	217
驯兽的哲学	221
当心恶犬	226
妻的花钱	231
讨 债	242
表	251
礼尚往来	259
无题的纠纷	268
序皇甫光《无声的钢琴》	276
妹妹的归化	282
马来亚的天气	296
打 赌	307
太太的嗓子	318
嘴的堕落	325

风 声	330
盘古氏的故事	336
生老病死	340
轮 回	348
地 狱	355
客	362
裸 体	367
人 影	369
老	371
自 杀	374
生的痛苦	377
长 寿	379
笑	384
隐身术	388
裸 装	391
夜 释	396

骆驼与蠢马

是初秋雨后，新月初升的晚上。

狮子睡着了；虎正在山谷中伺猎食物；花豹伸他美丽的腰，在追逐异性；兔子在林下嬉戏；豺狼成群地在野道上叫啸；斑鹿在湖边赏月，摇着长角与水底的柳影比美；象在湖深处洗澡；羊群都已经回家；牛已经工作疲倦，在草地上休息。

风微微地吹着树林，树梢上乘凉的夜莺唱起歌来，许多的鸟儿都应和了，这像是一个庞大管弦乐队的合奏，引起湖边的青蛙，林中的蟋蟀都喝起彩来。

月下的树林更显得无限的和谐。

这时候，有一匹马孤独地在溜达，他被人养得正肥，不知道工作，也不懂得世界上画的美，音乐的美与诗的美；他对于月色湖色不感到兴趣，对于满林的乐声不会聆听；他感到寂寞，溜来溜去不知怎么才好！他舔舔草地，但并不想吃，他实在吃不下了；于是溜到湖边，喝一口水，但随即吐去；他四面望望，天是蓝的，月儿露着金色，树林黑黝黝，他只有知觉或者说只有感觉，他不会想象、思索，世界在他都没有疑问。鸟唱得热闹，他也仰天蠢嘶一声，引得鸟儿们都笑了，他不知道这是好意还是坏意；可是再嘶一声的时候，蛙儿们对他咒骂起来，林中的鸟儿也更笑得凶，他才感到不好意思。他溜开去，他看见一只斑鹿在湖

边,他缓步地过去,好奇地看看她;美丽的斑纹与美丽的角,他看了不会鉴赏。看她痴立在湖边,他也就去站一会,站不出什么意义,于是他问:

“你站在这里干什么?”

斑鹿听了笑出来:

“你没有看见月儿在柳丝里的笑容吗?你看多么美!”

马看了半天,看不出月儿的笑容,又莫名其妙地走开去。

正在这匹马百无聊赖的时候,忽然有一种清脆悦耳的声音自远处传来。他就扬起他的蹄子,飞也似的跑过去看。那是一只骆驼,驮着沉重的东西,在那里前进,项间的驼铃响着骄傲的调子,于是马儿笑了!脑里浮起了一种思想:“这样缓慢的步子么?”他于是飞起蹄子,直追而上,一霎时烟尘起处,他早已在骆驼十几码前,回顾骆驼还在那里缓缓地走,驼铃还是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地响着,他于是就躺下来等候,等骆驼赶上来了,他又站起来飞跑一阵,接着又躺下来等候;等骆驼再赶上来,他于是又飞奔上去,这样好几次,可是骆驼还是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地按部就班,视若无睹地自己走自己的路。于是马儿歇下来,看那骆驼远去,远去,远到快看不见的当儿,他又是一阵烟似的赶了上去。那时骆驼正上一个山坡,马儿直追而上,径趋山顶,于是山上的猴子一齐鼓掌嚷着:“好快!”“好快!”马儿于是真正得意了。他扬着蹄子再向前奔去,许多猴子在树上穿来穿去追上去,一面喝着彩,鼓着掌,一直送他下了山,可是那时骆驼还未走到山顶呢。

马儿下了山。猴子们都已陆续散尽,那时马儿也已经疲乏,看见一弯清泉,他就大喝一阵,躺在水边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,夜已经深,天上有一轮明月,无数星星,马儿站起来,扬扬他的尾巴,他已经恢复他的精神了。忽然又听到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的声音在辽远的前面作响,他知道那是骆驼,他想:“他难道要同我比赛吗?”于是,一阵烟,马儿飞也似的又赶去了。铃声在

耳边荡漾，显着无限的傲慢，马儿自语道：“你以为赶上我了吗？”他更紧迫地扬他的蹄子。

铃声在耳边荡漾，但是马儿不知道骆驼在哪一个方向。碰巧一只长颈鹿在路边，就向他招呼，问：

“先生，借光了，你看见一只秃毛的响着铃铛的傻子吗？他去哪一个方向？”

“怎么？你问他干吗？”长颈鹿反问他。

“我打一个瞌睡，他就赶上我了。”

“怎么？你打算同他比赛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，不到一分钟，我一定在他前面了。”

“那自然，可是再一年，你永远在他的后面了。”

“这怎么讲？像他那样，秃毛，脱顶的傻头傻脑的东西！”

“先生，还是歇歇吧，下去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你就会死在那里。”

“你不要胡说，你以为我像你一样懒惰无用吗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老虎在那边渴死过，狮子在那边饿死过，白象在那边焦死过。”

“什么狮子，老虎，白象，我不认识，我不懂；我不管他们。请你不要耽搁我的工夫。只告诉我这只秃毛的笨虫的方向好了。”

“啊，你不信拉倒，他，他就在那面。”她用她的长颈指骆驼去的方向。

“好，谢谢你，再会。”

“不但再会，而且永别了！朋友。”

马儿恐怕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因为他已经飞也似的去了，剩下一阵烟在空中飞扬。骆驼正在缓缓地前进，马儿只费两分钟工夫就赶上了他。于是马儿对骆驼说：

“骆驼先生，你看，我随随便便就把你赶上了。”

“自然，马先生，你当然比我跑得快。”骆驼客气地说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‘铛……’‘铛……’地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呢？”马更加骄傲了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你应当跟我走！你应当听我指挥，依着我的方向。”

“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为什么你可以干涉我？”

“干涉你，因为我比你跑得快。”

“我没有工夫同你争，你快你的就是。”

“但是当我休息睡觉的时候，你必须等我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？”

“那么我就同你比赛。”

“我不同你比赛，我从来是爱好和平，不同人作这些意气之争的。”

“你这个懦弱者，但是从此以后，我永远在你前面走，你不用想赶上我一步。”

“那么请吧。我不是为你而生存的，我有我更大的使命。”

“但是有我在你面前，你一切的使命，在你未达到前我早都达到了。”

“那么请吧！”

于是马儿冷笑一声，跑了几步，可是又回过头来说：

“你倒上来！哈！哈！哈！”于是一溜烟似的前去了。

骆驼还是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地缓缓地走。

第二天夜里，骆驼穿过一片草地，在一个小池边看见那只马儿睡着正酣。

骆驼没有喊醒他，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地自顾自地前进。

当骆驼前去了以后，一只蛙儿从池里跳出来，笑着叫马。

“马将军，你说的那只秃毛的傻子，他早就‘铛……’‘铛……’地前去了。”

“啊，让他去吧，他走一天的路，我一个钟头就赶上了，现在我

正想睡呢。”

于是马儿又睡着了。

蛙儿数着驼铃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的声音，听它慢慢地低微下去，低微下去，一直到听不见了，可是马儿的鼾声正响着呢。

到天色微明的时候，马儿醒了，他用尾巴拂拂身上的灰尘，吃了许多草，喝了许多水。

蛙儿在旁边直替他着急：

“你到这时候才醒来，还不快一点赶上去，还要这样那样地耽误。”

“哈哈，你看着，我一个钟头就赶上他了。”马跳跃几下。

“你不要吹牛，你赶上赶不上，反正我也看不见。”

“好，我带你去，你跳在我背上看看就是。等我赶上他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对他笑辱，说：‘哼！哼！我都赶上了你，你还要同马将军憋气！’”

蛙儿高兴得嚷起来，从马的脚上连爬带跳地升到马背，于是马儿嚷了一声“好”，就飞也似的跑起来。

蛙儿在上面坐着，像腾云驾雾一样，快乐到极点。大概两个钟头后，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的驼铃声又隐约地可以听见了，于是蛙儿欢喜得叫出来，继而这铃声越来越清楚，清楚，于是蛙儿站在马背上远眺起来，果然那骆驼在荒野中踉踉地走着，他对马说：

“可不是，这个秃毛的大傻子在爬呢！”

于是马儿四只蹄子一跃，几个箭步，就把骆驼赶上了。

“骆驼先生，如何？”马儿放缓了步子微笑。蛙儿原是唱手，这时大声地唱起歌来：

大傻瓜，

毛儿秃，

身子大，

脚骨粗，

腿儿壮，
跑起来，
前脚像长疗，
后脚像长疮！

唱完了，他与马儿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骆驼没有理他们，非常沉着地对马儿说：

“马先生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！这里已经是荒漠，一直再过去就是万里无际的沙漠了。”

“沙漠？你想用沙漠来吓我么？”马儿自恃地说。

“沙漠？你吓我都吓不倒，还想吓马将军？”蛙儿在马背上说。

“在那面，老实告诉你，老虎渴死过，狮子饿死过，白象也毫无办法地焦死过。”

“但是，他是马将军！”蛙儿说完了又唱起来：

马将军，
腿儿健，
腰儿细；
一口气跑百里！
一口气跑千里！
一口气跑万里！

于是马儿又骄傲地笑了！蛙儿也哈哈大笑着。

可是骆驼不响，昂着首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地前进。于是马儿又是一溜烟似的掠过去了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那马儿总时时在骆驼的前面，可是一睡着又被骆驼追了过去。

直到有一天的中午，马儿已经追过骆驼十里以外，是沙漠，附近没有一滴水，一根草。马儿说：

“你替我看，哪里有水？我口渴！”

“水？我早快渴死了，没有啊！”蛙儿哑嘶着嗓子说。

“没有，我要你寻。我带你来做什么的？”马儿焦躁地说。

“但是一路我都注意着，注意着，可是没有啊！我自己也要喝呢。”

“你自己，什么你自己；限你一刻钟寻到，寻不到我一脚踩死你！”马儿暴戾地说。

“我看你也累了，睡一会吧，马将军我去寻水去，寻到来叫你。”蛙儿跳下马背。

“睡？怎么睡？没有树，没有草，就睡在这沙漠上面吗？”马盛怒地咒骂，但是也无可奈何地睡下去了。不过渴在心头，他没有法子睡着。

蛙儿一个儿在沙漠上连爬带跳地寻，寻水，水没有；寻草，草没有；忽然一种清脆悦耳的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的驼铃又隐约地听见了，他计从心来，快地回到马儿那里。

“水寻到了吗？”马儿正渴得发疯，烈火般问。

“水，没有！”

“没有。”马儿跳起来，挥着蹄子几乎要踩蛙儿的身子。

“可是，马将军，大傻瓜就上来了，我们不是有办法了吗？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他还有尿，我们等着喝一点就是。”

“尿？我去喝他的尿？”马露着一头青筋，眼睛发着火。

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的铃声果然近了。骆驼还是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。

马儿一声不响，等骆驼过去了，跟在后面走，蛙儿也同马儿一起连跳带蹦地跟在旁边。

大概一刻钟的工夫，果然骆驼撒尿了，马儿赶紧用嘴盛着喝。蛙儿也挤着想揩一点油，马儿一气，一飞蹶子把他踢到几丈路外，蛙儿晕在那边，等醒来时，再也寻不着骆驼与马儿的踪迹，口渴，肚饥，太阳晒，不到半天就死了。马儿喝了骆驼的尿后，比较恢复了

一点精神。骆驼看他萎靡地在后面,回过头来问:

“马先生,为什么不往前去呢?”

“我要赶上你是很容易的。”马儿说着拼着命奔上去了。

一天复一天,一里复一里,路程是遥远的,骆驼总是昂着头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。马儿碰着水草,就飞奔了许多里地,否则渴极时只好在骆驼后面等喝骆驼尿,或者冒着险拼命前奔,以冀前面有水草等他。他早已不如以前,已经瘦弱不堪了。

一直到许多日子以后,马儿有四天四夜寻不着一点水草,他乏极,渴极,最后以为前面一定可以有,于是拼着命前奔,以赌他的命运,谁知飞奔百里路的过程中,竟完全是沙漠。他实在走不动了!躺下,太阳晒着,渴着,肚饿着,他只好静等骆驼赶上来撒一点尿给他喝。可是骆驼还没有来。

于是马儿支持不住,躺在地下喘气,站也站不起来,身子也翻不转来,心跳得凶……他感到害怕,四面看看,荒漠中没有一点声音,没有一个生物,他感到孤独,凄凉。

这时,忽然有一种声音传来了,这声音在这荒漠之中,使他感到庄严,神圣,悲壮,激越……这像天国的福音一般,令他肃然起敬,令他喜悦。那不是别的,那正是迟缓死板的驼铃。

马企盼着,驼铃终于近了,那秃毛的傻子也到了。这骆驼还是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昂首走着。

马儿想振作起来,跟在骆驼后面喝口尿,但是怎么也站不起来。眼看骆驼要走过了,于是乞怜地道:

“骆驼先生……过去都是我不好,我是个傻子,你才是英雄。现在我是快死了,请你原谅我,救我一次命吧!”

“马先生,我早就劝过你,这里老虎渴死过,狮子饿死过,白象也毫无办法焦死过,不用说你。”

“是的,骆驼先生,我不自量力,想胜过你,不过现在我快死了。请你救救我吧,可怜我一点。你是宽宏大量的呀!骆驼先生。我

实在是渴!”

“渴,这里也没有水。”

“你撒点尿我喝喝就是了。”

“尿,尿怎么可以喝呢?”

“非常好,非常好,我已经偷偷地在你背后喝过许多次。已经救了我好多次性命了,现在我连站都站不起来,所以只好求你撒在我的嘴里了。”

骆驼于是在马儿嘴里撒了一泡尿。马儿才吐出一口气来说:

“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,不过请你再撒点给我肯不肯?”

“我已经撒完了,等一会我或者还会有。”

马儿想爬起来,但是支持不起,满头涨着青筋,眼睛里发着火。

“好,再会了,马将军,你休息一会吧!”骆驼响着驼铃要走了。

“怎么?你……你要去了么?”马儿支起头来说。

“是的,明天你醒来,不立刻就可以把我赶上吗?”

“骆驼先生,你不要挖苦我了,我是个傻瓜,蠢东西,又没有实力,不听你的话,弄到这个地步,求你宽宏大量,救救我吧!”马儿泪不断流下来。

“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?叫我耽在这里于你有什么好处?”

“至少你还有尿可以做我的养料。”

“那么我自己呢?朋友,我是要走自己的路的,你的骄傲,对我挖苦,咒骂,笑谑,我都不曾同你计较过;我还曾忠告你,可是你不听我话,现在有什么法子呢?”骆驼说完昂起首要走了。马儿于是捧着骆驼的腿哭起来:

“你一去,我一定是死了;先生,我的恩人,你救我一条蠢命吧。你一定要去,千万把我带去,带到有水草地方,我或者因此还可以保一条命。”

“好吧,那么你就爬在我背上吧。”骆驼泰然地说。

马儿于是挣扎起来,但是怎么也爬不上去;于是骆驼伏下地,

帮他上去。站起来，驮着他缓缓地前进。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，马儿这时感到这声音更加神圣庄严了，太阳正烈，他闭着眼睛，喘着气，忽然眼前一黑，全身抽搐，他与这可怕世界永久脱离了。

当骆驼走到前面水草处，把他放下来，用水救他，但怎么也救不活了。于是骆驼叹口气，摇摇头，昂起首从容地走自己的路。

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“铛……”这声音慢慢地远去，是马儿的丧钟，但也好像替马儿祈祷灵魂的安息。

野熊与家熊

在一个有山,有水,有树,有草的原野里,有一个时日,有两对熊同时生了一只小熊,它们羽毛的色泽以及身体的高度与重量竟完全一样。

父母都有强壮的体格与掠食的本领,所以很快地把这两只小熊哺养起来,在同一环境之中,那里阳光总是光亮的,空气总是清新的,所以那两只小熊竟长得同样的健康与强壮。

它们起初会爬,后来会走,再后来也会跑几步了。靠着父母,它们不用愁吃,但是它们需要游玩,两个年龄相仿,健康相同的熊,做个伴侣自然再好没有:于是它们天天在一起,一同唱歌,捉迷藏,赛跑,摔跤,从早到夜,它们把全身气力玩光了回家睡觉。好在它们不像人们的复杂,所有的技术都在游玩之中可以学得,所以日子并不算虚抛。

它们天天在长大,天天在进步,无意识地学会了将来有用的本领,如怎样把自己隐藏起来,怎样突然跳出去袭击别人,也知道了有些同自己颜色相同的草木可以保护自己,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而自己可以看别人,它们慢慢不自知地学会了一些登山与爬树,它们俩长得一样的机警,一样的勇敢与一样的结实。

七个月,八个月,九个月,它们在生长之中,进步之中把时间打发过去。

同样光亮的阳光,同样新鲜的空气,使它们长得没有什么分别,大家对于它们很难辨别,甚至是它们的父母。

那么据大家猜想,这两只小熊,一定会有相同的前途了。是的,可是用人类的眼光来判断,这问题还需等待命运来决定。我们人类社会里,两个完全相仿的孩子,会一个在吃瓜子时多笑一声,就发生哽噎而丢了性命,一个则一直活到七十岁遗留下许多事业方才死去;两个相仿的青年,会一个先走一步或者为一个向右去,一个向左走的缘故,遇见不同的命运,或者一个堕入了情网,或者遇到惊吓,从此改变了一生路途,而另一个则平稳地下去。这样的事情是极其平常的。那么在熊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?

不错,没有多久,这两只小熊就遇到了分歧的路径。

这是一个夕阳快西坠的黄昏,它们为贪玩野景,一跑跑得太远,天已经暗下来,它们提议穿小道,拣捷径跑回家,于是两个人就飞奔起来。

跑过小丘是一行灌木,穿过灌木是一丛野草,就在掠过野草的当儿,一只小熊的脚被一只古怪的东西夹住了。这是人类放在那儿的捕兽机,被它夹住是无法逃避的。当时那只小熊一声呼喊,把还有一只小熊也吓住了。经过了多时的挣扎与援救,它们还是没有办法,于是商量结果,由另外一只熊飞奔回去,报告父母,请大家来设法。

这样,那只小熊飞着奔去了,而这只则在草丛里等待。在等待之中,它没有什么害怕,以为只要等大熊一到,就可以安然回家,但是在在大熊们未到以前,一丛火把亮了,过来的则是人类。

不知道另外一只小熊什么时候跑到的,也不知道大熊什么时候来的,也不知道它们寻不到这只小熊的时候,起了什么样的情绪。以我们人类的心理来说,它父母的悲痛是最难堪的,而那另外的一只小熊,从此就失了伴侣,将永远在原野之中,无论是露晨,月夜,会想念它的那位晨夕相对的朋友。